

世态百相

高帽子自大地方飞来

最近有几年，运气好得不得了，先后从北京、上海等大地方飞来了很多顶高帽子，要我自已欣欣然飘飘然茫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地把它们戴在脑壳上，以示成名了，非同一般了，人虽未出三峡，名已声震京华。

这些高帽子不可谓不时尚，更不可谓不高级，有些是想都想不到的高级和时髦。计有：应邀赴人民大会堂参会的“海内外杰出爱国人士”，有“杰出中华英模”“人类主流人物”“中华名人”“世界人物”，还有“中国精神文明大典”入选者和“中国知名专家学者辞典”入选者……

一家素未光顾过的“帽子公司”，不知从哪里得到我的通讯处，向我邮寄来一顶高帽子的“彩色照片”，要我只需寄去近两百元，便可一夜成名，成为冠名为中国某某书画院的“名誉院长”。

“彩色照片”自然是比喻性的说法，它包括邮来的两份材料。其一是“关于聘请徐建成同志为中国名家书画院名誉院长的通知”，其二是“关于聘任名誉院长及顾问的说明”。

“聘请通知”正文如下：尊敬的徐建成阁下：为弘扬我国传统文化，推动书画艺术，构建和谐社会，打造名家书画品牌，

竹涧山庄

(外一首)

良草(绵阳)

微风轻拂，竹叶轻动
感觉时光可以从左边读出声音
也可以从右边溜走
竹叶必须接受一种命运

一颗横过竹叶的心情
在一个山庄沉思
池水中竹叶的倒影
像远山一般的慷慨与干净
好在竹叶的青色
正好托住一朵天边的白云

从竹叶到竹叶
山庄一方自然的藕塘
包容了竹叶的所有情结
只是，谁也不会在意竹叶的状态
而我却感受到了
竹涧山庄的美好与热情

竹林

在安州，在竹涧山庄
最不缺竹子的包围
竹子成林
我连想法都没有了退路

如果从怀念的角度
去审视山庄的竹林
一根竹子
又一根竹子
会达成某一种天遂人愿

试着砍一根竹子
竹林，还是竹林
竹林的辽阔，肯定超出
人类未来要走的路

哦，故乡

刘建(江苏南京)

暖暖的溫度，是我身体里的一滴血液
那遥远的星辰明明灭灭
一阵阵退涨起伏的疼痛
我的窄窄的胸怀
是一小块寂寥的夜空
——哦，故乡

梅花香

当梅花绽放，香气四逸
风拂正盛，删除枝头全部的绿叶
无处躲藏的阵阵花香
压弯了简陋的梅枝
蜜蜂畏寒，我独享一段好时光
截取一段梅香
再拾取鸟儿遗落的几声啼哦
季节生动，人间温暖

中国名家书画院决定聘请部分有地位、有名望、有影响的书画名家及社会贤达担任名誉院长及顾问，以扩大影响，增强我院实力。经中国名家书画院研究决定，特来函聘请您担任中国名家书画院名誉院长，请回示，以便尽快为您颁发正式聘任书。“关于聘任说明”共八条，并附“汇款地址”。核心说明是第七条：“由于经费有限，本院只好收取198元的工本、邮资费用，作为名誉院长对本院的支持。”

我虽舞文弄墨多年，但从未学过书法和美术，基本身份只是记者、作家，自然决不敢去冒充什么书画家。假如地方上的记者、作家团体或研究所聘我以研究员之类名銜，我或许会有回到娘家的感觉。但此时面对空降下来的“中国名家书画院名誉院长”的高帽子，于我却完全是不靠谱，不搭界。在他虽收费低廉，在我却名实不符，我岂敢打肿脸充胖子将高帽子戴在脑壳上招摇于市？收到来函时恰逢有闲，我便在闲中琢磨琢磨了一下这个书画院的来历。

这是两份上带红头子下盖红印鉴的电脑制作出的通知，来函的地址是北京市通州区某某支局某某信箱，来函中对于“中国名家书画院”是何机构，是由谁

家批准或由谁主管或由哪位书画名家任院长竟无半字说明。根据相关经验和知识，基本上可以判断这是一家私自违规开设的无批文无主管单位无办院经费无办公地址的“四无公司”。其地址为某某信箱而非在京的文化机构都会有的具体街道具体办公地址，这便露出了这家书画院实为皮包公司的马脚来。

以我先后收到的数十封此类信函来分析，以此来进行推理，展开合理想像，这其实是一个关于北漂的打擦边球的故事，是准文化人想在文化人身上发财的正在进行式的小故事——

三两个北漂的准文化人，在京郊租得一个住处，购得一台旧电脑及打印机，在附近邮局申请了一个收件的邮箱，虚设了一个什么中心什么研究院，就开始了发函收钱的生意。信封注明是某省邮局监制的，信函是自己彩打的，收件人姓名是在相关书刊上抄下来的。这类虚设的什么协会什么中心什么研究院，是非经营性的所以工商局不会来管，因未曾批准过这样的机构所以中央和北京市的文化单位也不会来管，对于此类并未造成多坏社会影响的诈骗或诈骗骗，也不知该不该由公安部门来

管？这就叫打擦边球，钻体制和机制的空子。他们为了策划运作获得成功，便采取了低价促销的方式：聘一个名誉院长只收近200元，假如发函1000人有100人“应聘”，到账额就约为20000元，除去发函成本，大约收益为90%，约18000元。如果发函10000人按10%“应聘”计算，收到的钱就是近20万元，除去成本实际收入约为18万元。全国有数千个市县区，即便这个“名家书画院”聘了上千个“名誉院长”，平均三四个县市区也才有一个，所以完全不必担心“名誉院长”满大街都是。如果万一有相关职能部门来追查，似乎也不要紧；另外租一个地方，另外用一个牌子，“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就是了。况且一人不过才收了不到两百元钱，好像也谈不上好大的诈骗行为，引得起有关方面好大的关注。常言道：苍蝇不爬无缝的鸡蛋；是你想出名，他才来让你戴这顶漂亮的高帽子，完全说得上是两情相悦，两相情愿，绝对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四川省文艺传播促进会专职法人秘书长，成都文学院签约作家）

流年碎影

“年”的前奏：“腊节”

四川地区的民俗中，过年过春节的概念，是从传统的“腊节”开始的，整个腊月都像过节。本文就为大家把过年前奏的民俗细细数来。

腊月初一杀年猪，为春节准备“腊货”制品，即“腊节”开端。当然也有冬至节杀年猪的，腊月初一就可以开始吃腊肉了。

腊月初八是腊八节，来源于先秦时期的“腊祭”，即祭祀祖先，民间吃腊八粥腊八饭的习俗，就是祭祀之后，把肉类五谷等祭品煮成大锅粥大家分而食之的遗风。东汉以后佛教传入中国，相传这天是释迦牟尼成道日，寺庙也向广大民众奉送腊八粥以示庆祝。

腊月二十三祭灶神，这一天，民间又称“小年”，意为每天监管人们生活的灶神要回天上向天帝汇报，为了让灶王爷“上天言好事”，多说好处，少说缺失，人们就想尽办法对付他：有的用胶牙糖敬他，好把灶王爷的牙齿粘住，让他不能乱说话；有的用酒糟涂抹灶门，让灶神等变成“醉汉”，醉得他不能乱说。送灶神时，人们要在香案上摆放糖果、清水、料豆、秣草，其中后三样，是为灶王爷的坐骑准备的草料。祭灶神的仪式叫做“送灶”或“辞灶”。除夕夜，还要把“灶神”再接回来。因此，从腊月二十三晚上开始，要把灶王爷和祖宗的画像挂在墙上，备好酒水、贡品，进行祭拜，一直到大年三十(除夕)。

腊月二十四是扫尘日，俗称打扬尘。也就是一年到头的大扫除卫生习俗，因“尘”与“陈”谐音，新春扫尘有“除陈布新”的涵义，其用意便是把一切穷运、晦气统统扫出门。晚上，还要焚香、点蜡、烧纸钱，把灶神请回家过年。《清嘉录》记载：“腊将残，择宪书宜扫舍宇日，去庭户尘秽。或有在二十三日，二十四日及二十七日者，俗呼打尘埃”。腊月二十五接玉皇，推豆腐。意为玉皇听了灶神报告，要亲自下驾下人间明查暗访，看灶神报告的情况是否属实，同时查人间善恶，定来年祸福。因而这一天，人们晨起在庭院燃香摆果，接玉皇大驾之后，便谨言慎行，唯恐说漏了嘴，只默无声息地磨起豆腐来。豆腐磨好后，水和豆腐放在庭中，以示“清白”，只食用豆腐渣，表示清苦节俭度日，言行谨慎有度，望玉皇明察，不受到上天惩罚。但也另有一种说，即豆腐谐音“头富”，人们推磨制作豆腐，是寄托新年“富贵”愿望。

后面几天是赶乱岁，照田蚕。“赶乱岁”即送灶神上天后至除夕才迎回，这段时间人间无神管辖，百无禁忌，民间多嫁娶，被称为“赶乱岁”。乱岁是民众为自己设计的调节社会生活的特定时段。岁末年终，人们有了闲眼与积蓄，对于平时难得有精力操办大事的人来说，这是一个闲眼娱乐好时机。“照田蚕”也叫“烧田蚕”“烧田财”，即将绑缚火炬的长竿立在田野中，用火焰来占卜新年，火焰旺则预兆来年丰收。

腊月二十六割年内，置办年货，买新鲜肉，预备团年饭和过年请客的佳肴。

腊月二十七洗福祿，所有人均必须洗澡、洗衣，除去一年的晦气，迎接新年到来。

腊月二十八春糯米，挂灯笼，蒸年糕，贴花花。“春糯米”准备汤元粉。蒸年糕寓意“芝麻开花年年高”。“贴花花”，即张贴年画、春联、窗花等。古人以桃木为辟邪之木，《典术》曰：“桃者，五木之精也，故压伏邪气者也。”五代后的蜀国主孟昶雅好文学，他题写于桃符上的“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一联，便成为有记载的中国历史上第一副“春联”。后来，才出现了以红纸代替桃木贴春联的习俗。年画和春联一样，也起源于“门神”。一般张贴《福禄寿三星图》《五谷丰登》等木刻年画，或者古代武将，以满足人们喜庆平安的美好愿望。

腊月二十九上坟祭祖，年谣称：“腊月二十九，上坟请祖供食酒。”中华民族尊崇祖先，不仅是孝道的标志，也是尊老敬老的美德。过年是大节，祭祖仪式格外郑重，一家老少必须到齐，上香叩拜，以敬孝道。早在汉代，中国的祭祖活动，就已经是春节中一项十分重要的活动了。

随后，人们就迎来了过年的高潮——“除夕”“初一”，也有腊月小的情况，二十九和除夕是一天，两天的民俗活动一天也能完成。

亲情亲恩

想念父母

母亲去世那年我22岁，母亲年仅52岁。有人说我命中克母，虽然我不大相信，可只要想起母亲，我的心里充满了愧疚。

小时候，我们家叫“半边户”，父亲是一名铁路工人，常年在外，母亲带着我们三姐弟生活在农村。母亲生下我不久，就患上了风湿性心脏病，因为家庭条件差，一直未得到较好的治疗，在我的记忆中，母亲吃药的时间比吃饭的时间还多。

母亲去世那年，我在部队准备考军校，当我惊闻噩耗赶回家时，已经是两个多月后，母亲的坟头已经长满了青草……那一次回家的路显得特别漫长，此时想起，心头还觉得喘不过气，还能深切地感受到那次回家时脚步的沉重。

后来听父亲和邻居讲，在我当兵的日子，母亲看电视时，看到里面有穿军装的，常会悄悄地抹泪；她病重的时候，还走路到很远的庙山为我许愿，祈求保佑我在部队考试顺利；也是她，让家里面的人不要告诉我她病重的消息。

这几年常听人说，“你陪我长大，我陪你变老”。我想对父亲说，你陪我长大时我是幸福的，我陪你变老时我是痛苦的。

或许如常人说的“皇帝爱长子，百姓爱女儿”，在父亲的嘴里，小时候的我太多的称呼：“么肝”“肝子”“心肝”“心子”“腰子”……他把身上的重要器官都会编成名来唤我。从小到大，不管我做出什么出格的事，他也没对我动过一个指头，最严厉的时候也只是阴沉着脸冷眼看我一下。

父亲退休后一直住在老家，修桥补路办庙会这些事，他都积极参加乃至主持，都要自己垫些钱出来，叫 he 到城里走走，他不情愿，总是说，年轻的时候天天地

凡人凡事

牵挂中的幸福

在一些人的心目中，上没有了父母，下儿女长大成人，无牵无挂。细细想来或经历过一些事情后，你会觉得其实不然，这种感觉久而久之就淡如嚼蜡、索然无味。而一个人对亲人对朋友在思念中的牵挂，在牵挂中付出对亲人对朋友的爱，那才是一种真正的幸福。而这种幸福是出自于心、来自于情。

小时候我跟着爷爷婆婆长大，对他们有着深厚的感情。在多灾多难的年代，许多老百姓吃不起饭，饿饭是常有的事。当时爷爷在盐场工作，为了我能吃饱饭，让童年的我身体不受亏，他把自己节约下来的大米拿回家给我熬蒸盅饭吃；婆婆是个小脚女人，整天有做不完的家务，一年四季忙忙碌碌不停歇。有什么好吃的她舍不得自己吃，都留给我。高中毕业我入伍到了部队，后来提了干。训练闲眼

小说微语

风雪夜归人

清晨，一推开门，王老伯“啊”了一声，正在叠床铺的老伴扭过头，问：“怎么啦？一惊一乍的。”

王老伯摸了摸脑袋：“天气预报蛮准呢，说下雪，还真下雪了。”老伴心中一喜，忙跑出来看，可不，一夜的工夫，满世界都是雪，整个村庄一片白。此时雪还在空中漫天飞舞。看情形，一时半刻停不下来。

“这下好了，地里的油菜有‘棉被’盖了。好兆头啊，看来明年是个丰收年。”老伴望着雪，眉头都是笑。

吃过早餐，王老伯开始整理小木箱里的理发工具。老伴望了望门外的雪，拦住王老伯：“这么大的雪，路上肯定结冰了，你就别去了。”

王老伯将小木箱挎在肩上，说：“有钱没钱，剃头过年。我不去，李老爹这个年怎么过？我以后怎么好意思见人？”

老伴挡住门口：“你早就不搞这个营生了，为什么一到腊月就磨剪刀、洗梳子的又翻出这些老伙计来了？镇上美容美

发店那么多，技术比你先进，人家早看不上你这手艺了，就你还把自个儿当回事，一到腊月就拿出来显摆。”

王老伯呵呵一笑，说：“这没法子吗？李老爹年龄那么公大，腿又有毛病，你让他走几里地去镇上理发？亏你想得出。”

老伴迟疑了一下，趁老伴松懈，王老伯身子一侧一闪，到了庭院。刚准备大刀阔斧向前走，脚下一滑，身子一歪，差点摔倒。老伴吓得嘴张起老大，知道阻止不了，叮嘱说：“你慢点，不急，反正咱又不收他钱，你没必要赶。”

王老伯点点头，不说话，拾起一根树枝拄着，小心翼翼地向往前走。

自从王老伯离开家，老伴的心就一直提在嗓子眼上：“老胳膊老腿的，可千万别摔着了。”

上午过去了，下午又过去了，夜幕降临了，王老伯还没有回来。老伴的心揪了起来，里屋待不住，跑到台阶上，台阶上

子上学谁去接送？这些无不让我牵肠挂肚。但每当我收到妻子的来信说，她和孩子都好，她被厂里评为先进生产者，孩子懂礼貌，学习成绩不错，还会做一些简单的家务活时，激动的心情溢于言表。特别是当我休完年假回到部队，掐着指头盘算着下次见妻子孩子，见爷爷婆婆等家中亲人的时间，那种在牵挂期盼中想象画面的幸福，特别是牵挂牵盼变成现实后的幸福感，没有经历过的人，是无法体会的。

由于时间、距离等诸多变化，如今，我的牵挂对象变了，但万变不离其宗。亲人间、朋友间的牵挂怎么也不会变。时不时，哪怕一个电话聊天、一个视频见面，让牵挂在家中亲人、朋友间的心中停留，幸福就会时常伴随着我的左右，生活也就多了意义与快乐！

涪江归帆图(国画)

(涂万春作)

陈吉林(绵阳)

熊燕(湖南益阳)

岳大庆(绵阳)